

一、与闻其盛，支持与看到库尔班江新作《我从新疆来》的出版。这本摄影与记述的书表明，只要各族同胞携手登上现代化的列车，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利好，就一定能够实现边疆地区的全面小康与长治久安。

二、我的长篇小说新作《闷与狂》出版，得到了超乎我的预料的反响，尤其是引起了 50 后、60 后、80 后文友刘震云、麦家、盛可以、张悦然等与一些评论家的兴趣。

三、春天再次来到了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出席《这边风景》的维吾尔语版发行与研讨活动。本书被评为 2013 年的“中国好书”，又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另外在温州领取了林斤澜短篇小说奖。

四、年中我发表了新作短篇小说《杏语》，年底更连续写起短篇小说来。天赐引擎，其乐何如？

五、应约完成了谈《论语》的书稿《天下归仁》，并做了多次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

六、借各地巡回讲座的机会，去绵

2014 年盘点

王蒙



用音乐诉说历史

任海杰

也许是相由心生，沙瓦尔的容貌也非常古乐，雕塑般的凝重，古铜般的深沉，被人誉为古老乐器的“活化石”，名副其实。欧洲有不少古乐团，大都围绕巴洛克前后的作品，沙瓦尔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这个“前”大大地往前推进——巴洛克之前的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其次，他的古乐理念——不仅仅是纯粹音乐专业上的用古乐器演奏古乐，更是作为一种音乐文化历史的探索、考证、梳理、传播和推广，富有宽广的人文历史视野。不久前他们在上海音乐厅的演出，秉承了这一理念。

出现在上海舞台上的沙瓦尔，胸前还是围着标志性的绛红色长围巾，神色依然如故，仿佛是一位古代圣贤重返人间（这又令我联想起戈壁的画中人），他与五位器乐演奏者（分别演奏风笛、乌得琴、土耳其古箏、山特琴、打击乐器等）横坐一排，并未居中，而是端坐右首面向观众，三位歌者分坐两侧。音乐会冠名“我们的海”，这里的海是指地中海，更宽泛地说是环地中海，它是世界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然，数千年中，战争、误会、灾害、迁移……也频频在此发生。当一切烟消云散，或还在“现在进行时”，生生不息的、依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感动我们的是什么呢？

这里有阿尔及利亚、以色列、耶路撒冷、希腊、伊斯坦布尔、塞浦路斯的旋律，又有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罗德岛、摩洛哥的音符，我们从其中甚至能听出我国新疆音乐的韵味。沙瓦尔和他的乐手们以淳朴的演奏，本真的语气，典雅的格调，将这些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传统音乐融为一体（每组几曲不间断的演奏），别出心裁，娓娓道来，沁人心扉，几段舞曲音乐和吟唱令人不禁要随着乐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原来，这些各民族、各地域的音乐彼此是没有隔阂的，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亲如一家的。

演奏家们操持的这些古老的乐器，音量不大，也就避免了炫技和单打独斗，讲究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六位演奏者中，只有沙瓦尔是弦乐器，看似不显眼，其实起贯穿和定海神针的作用。两女一男三位歌手的声线音域并不宽广，其唱法既不是美声，也不是流行，而是一种民间的吟唱，闲云野鹤，空灵飘渺，韵味独特，尤其是接近半音的装饰转弯弧线，唱得极妙，难得一见，极为享受。

整场演出中，沙瓦尔低眉垂目，如老僧打坐般地专心操持着手中的乐器，不突出自己，又时时注意与同伴的配合。谢幕返场时，他又恭候一边，等其他乐手一一退场后，自己最后退场，非常谦逊厚道，一派长者风范。

与其说这是一场音乐会，不如说是一段音乐历史的展现，或者说是人类文明史的一段缩写。



阳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参与了王蒙艺术馆开馆活动，到如皋参观了冒辟疆当年修建的极有风味的“水绘园”，看了呼和浩特老绥远将军府、福建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贵阳的“孔学堂”……在天津剧院看了俄罗斯歌剧《战争与和平》，参与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在昆明的“中华文化万里行”活动，感慨系之地参观了云南“讲武堂”，去青岛参加了中国海洋大学“第三次科学人文论坛”与“王蒙双长篇”研讨会。

七、10 月 15 日，参加了习近平同志与文艺工作者的座谈，写了有关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八、在京参加了马识途学长的百岁生日法展，又去成都参加了马老哥与其兄的新书联袂出版活动。深敬马老的高风亮节。他撰的对联“人无媚骨何嫌瘦，家有诗书不算穷”，他书写的左宗棠联“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令我神思俱旺，肝胆兼补。

……明年仍有做不完的事，明年要略缓节奏，降降温度了。

静安诗草

观“2014 上海市老年教育成果展”

邵征人

又见巍峨中国红，
长龙送接姬和翁。
景行场馆真行豪，
指点乾坤荷竹枫。
昔日劳谦操演阵，
今朝硕果笑春风。
缤纷诸艺相呼赏，
雅俗才情竞秀雄。

咏吴清源

张永东

弈道渊源自圣王，
流传海外更弘扬。
时逢中国苗独秀，
远渡东瀛颍入洋。
棋斗十番震今古，
身经二战淡冰凉。
平常心养天人境，
坐隐烂柯思故乡。

秋夜苦吟

张聪芬

夜色空朦露水寒，
浮云蔽月噪秋蝉。
风凋残叶翻红浪，
雨打柔枝溅翠烟。
排闷悠悠寻丽句，
皱眉蹙蹙织佳篇。
徜徉韵海迷何在，
只见苍宵北斗弦。

我的书房曾为一位文友当过“诊所”。那是 20 年前一个夏夜，几位文友应邀来寒舍小聚。虽然那时家里（包括书房）还没安装空调，但那天 30 余度的气温在摇头电扇吹拂下，倒也舒爽宜人。除了品茗，招待文友的还有冰箱里随手可取的各色瓜果（当时因住房小，冰箱也放在书房里），大家交流各自的写稿体会。

大约过了 20 分钟光景，周君突感晕眩，脸色发白，脑门上沁出汗珠，继而坐在椅子上的他身体微微倾斜下滑……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蒙了，一旁人赶紧扶着他，有人拿来凉开水喂，有人上去掐人中，我首先想到要送医院，便赶紧去公用电话亭拨打 120……

回来我看到周君已躺在三人沙发上，电风扇对着他给他降温。我摸摸周君的脑门有点微热，并伴有呼吸短促。“怎么回事？这是什么症状？”我边

直到我的那只诺基亚手机不小心从窗台掉到水泥地上，修复已是回天乏力，我才换了一架“小米”，并成了微信一族，朋友们一一投到，不消一天，朋友圈里已近百人。

那天从上视新闻频道得知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去世的消息，便油然想起那年冒着凛冽的寒风，在生产队打谷场上观看《追捕》时的情景；正想找机会重温旧情，当晚微信上就出现了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杜丘之歌》，随着“啦啦啦啦”的旋律，仿佛看到杜丘和真由美正骑在一匹骏马上，扯着缰绳纵情驰骋，冷峻的硬汉和娇柔的美女，用强烈的视觉反差，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

除了影迷还有书迷。近日便有朋友发来这样一条微信，“冬天，以怎样的姿势读书？”打开一看，好家伙，这姿势需要多少元素来搭配：沙发或躺椅，飘窗，咖啡热茶红酒香烟，暖色的灯，壁炉……昔日有名家伟人兀自能在喧闹的集市上读书，现代人的冬日读书竟是这般“小资”。不过，细细一想，能在如此舒适雅致的环境下读书，确实惬意，况且，热茶香烟，也是我所钟情的。

也有朋友直接送上“十首中国现代情诗”。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橡树》，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等，均在其中。尽管之前也曾翻阅过，但现在一首连着一首，再细细比较、品味，还是觉得有一双温暖的手，在不时轻抚着我心中那块最柔嫩的芳草地。

书画之外还有摄影。许是手机本身就具备了完善的摄影功能，打开微信群，常常能看到朋友的最新作品。一个简洁的地名“徽州”，一组照片，就是以引着我走进古色古香的徽派村落。穿过山水环抱的多进院落，惟见黑瓦白墙，马头翘角，石雕漏

我在桥上看风景

赵荣发

窗，木雕楹柱，只觉得无暇接。这几天，深秋的梧桐树，寒风之后的满地落叶，也常常撩拨着我的心弦，令我心旷神怡。

自然，在我的小米上，占据更多比例的微信，还是那些“心灵鸡汤”、生活小诀窍，以及不少良莠不齐的段子。但心灵鸡汤中不乏新鲜精辟的。“理解是一座桥，宽容是一把伞”，“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日久不一定生情，但一定见心”，可谓辞约旨丰；而“套被单的最简单方法”，还真是非常实用。至于那些当今司空见惯的杂色段子，也未尝不可用来放松一下心情。

倒是我应自责，因为我极少对朋友们的微信点赞，更是至今尚未发过一则微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的这首《断章》，有点像在描述我的这番表现。



山水（中国画）陈玉兴

先进篇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译文：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亡我！天亡我！”

先进篇载：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子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恸？”译文：颜渊死了，孔子哭得过分悲哀。身边的学生说：“老师过分悲哀了！”孔子说：“过分悲哀了吗？不为这个人过分悲哀，还为谁过分悲哀？”

先进篇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译文：颜渊死了，颜路的父亲颜路（孔子早期弟子，小孔子六岁）请求老师卖车给颜渊置办外棺。孔子说：“有才能的（暗指颜渊），没有才能的（暗指孔鲤），对父亲来说都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孔鲤死了，只有内棺而没有外棺。我不会为了给颜回置办外棺而徒步行走。因为我（尽管离职）还列在大夫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

先进篇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译文：颜渊死了，孔门弟子想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厚葬。”弟子们仍然厚葬了颜渊。孔子说：“颜回呢，看待我如同父亲，我却无法把他看成儿子。厚葬他不是我的主意，是他的若干同学干的。”

以上四章文字皆记“颜渊死”。其中第三章在先进篇中列在最前面，按理应如本文所列之序。现四章大意已明，但仍有几个问题需要说解。

其一，颜渊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根本原因是，在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精神境界方面，颜渊与孔子最为接近，其他弟子则远不可及。孔子哀伤过度，大呼天亡我，深刻内含是自己所创之“道”的最忠诚、最严谨的传承人先行去世了，此“道”在自己百年之后前景如何，不得而知。

其二，孔子反对厚葬。（不过，“三年之丧”确实过长。）后世厚葬之风是违背孔子的流弊，与孔子没有直接关系。有人攻击孔子主张厚葬毫无道理。

其三，孔子未应颜路请求，原因有二：一是如上所述，孔子反对厚葬，棺外加槨已属厚葬，何况自己的儿子孔鲤死时亦只有棺无椁。二是颜渊死时孔子已七十有一，身体日衰，出行怎可无车？另外，如孔子所说，按当时礼制，他的身份与地位应当备车，特别是若与社会上层人士交往，更不可无车。合理的想象是，当时孔子必是心中不快：你颜路跟随我几十年，亦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怎么如此不懂事？所以，孔子回答颜路比较生硬，一本正经，年老体衰之类根本未提。

其四，“予不得视犹子也”，是特定环境的特定话语，具有特定意思。父子关系决定了父亲可以在儿子葬礼问题上说一不二，而孔子虽在理智上不主张厚葬颜渊，但在感情上又难以阻止弟子们的意愿。就是说，孔子在颜渊葬礼问题上说话没人听，未能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这是理智不得不屈从于情感现实的无奈，同时极其婉曲地表达了一种抗议情绪。愚读《论语》，常叹孔子语言艺术之高超，此亦一例也。



论语新读

现学现用当“医生”

费平

蒲扇扇着，同时给他喝些鲜桔水。但冰敷却一时无冰块，这时我急中生智从冰箱里取出几根赤豆棒冰，用毛巾包好放在周君的额头上……

大家正忙时，救护车到了，医生抬着担架起来。不料此时周君坐了起来，“没什么，好多了，谢谢，不用去医院了”。周君执意不去医院，尴尬地拉着医生的手表示感谢。医生问怎么回事？我把刚才发生的情况简单向医生叙述，并问这是否属于中暑症状？医生说确实是。但我又把先前的疑问说出来“中暑一般发生在白天或阳光直射下，为何夜晚还会发生？”医生说不是绝对的，有时人在凉爽的环境里呆时间长，突然一下子受到高于其环境温度的影响也会有中暑症状，哪怕是室内或夜晚……你们做得不错，在 120 没到之前就采取救护措

施，是平时训练的吗？“不不不，”我回书房拿出《家庭医疗实用大全》，“喏，是在这本书上了解的知识，就照着做了。”哈哈，书房当诊所，你们也算得上半个医生了！”

在我们一再表示谢意下送走 120 后，周君的经历验证了医生的回答。原来，作为汽车生产企业部门领导的他，办公室空调，轿车空调，家里空调，这样他几乎 24 小时在空调的氛围里。来我家书房因气温骤增，就出现中暑症状了。

书房是学习、浏览、写作或挥毫泼墨之地，但作为“诊所”救护文友的突发不适，倒很新鲜。不过，书房里有这样一本家庭实用的书籍，值得我欣慰，而书中的知识被我现学现用，还是应该感谢它的。

一个小小的“移动书房”让他能够全天候读书。

十日谈

我的书房